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Shijie
Zhuming
Zh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戴维·麦克莱伦 著
冯韵文 屠敏珠
何启谦 译
昆仑出版社

Fontana Modern Masters
MARX David McLellan

马 克 思



A 711
M087F

David McLellan
MARX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戴维·麦克莱伦 著
冯韵文 屠敏珠 何启谦 译

马克思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31

原文书名：Marx

原文作者名：David Mclellan

Marx; 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78 by David Mclell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 (英) 麦克莱伦 (Mclellan, D.) 著; 冯韵文
屠敏珠 何启谦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1-3

I. 马… I. ①麦… ②冯… ③屠… ④何… II. 马克思,
K. (1818~1883) - 传记 IV. A711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55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4.30元 (膜)

作者简介

戴维·麦克莱伦是肯特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他于1940年出生赫特福德，在牛津的麦钱特·泰勒学校和圣约翰大学受过教育。他曾在北美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大学讲过课，他的著作（已经译成多种语言）包括《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卡尔·马克思》（1969），《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0），《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1971），《马克思的大纲》（1971），《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思想》（1973），《西蒙娜·韦伊：空想的悲观主义者》（1990），《到凯撒为止》（1993）和《政治基督教》（1997）。

引 言

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马克思的讣告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这说明他去世的时候多么不为人知。但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名字——无论是受到崇敬还是受到辱骂——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矛盾的是，这种广泛的影响始终没有增加对马克思不得不发表的意见的理解。在政治领域里，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工具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著作往往被概括成几句没有经过消化的口号。而这些著作的零星出版曾经意味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出现一幅连贯的画面。所以，马克思仍然如此地被误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例如，马克思一直把历史的进程描述成命题、反命题和综合的运动；或者他的观点曾遭到俄国革命的驳斥，因为，按照他的观点，革命只能发生在最先进的国家；或者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会下降；或者甚至在个人方面，他不得不生活在贫困中，并且在伏案写作时死去，这些说法都是不真实的。然而，人们却普遍相信这些说法。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的影响所涉及到的范围，这些误解就

更加引人注目了；他去世后不到 70 年，世界上三分之一生活在各种政治制度下的人声称直接受到马克思思想的鼓舞，而其余三分之二的则认为他的追随者们是一股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影响和在政治上的影响同样巨大，而且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显而易见的政治、经济和历史问题。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的学科，几乎没有哪一个学科没有得到深入的了解。举两个相当出人意外的例子。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者捷尔吉·卢卡奇的著作正在日益受到关注；欧洲大陆最有影响的神学流派之一就产生于恩斯特·布洛赫对青年马克思的解释。不仅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与马克思的幽灵的对话。

有几个理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本人如此难以理解。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世界上，很难追随一位不仅掌握这么多学科而且设法把这些学科综合起来的思想家。马克思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是由于几个因素：他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四海为家的犹太移民知识分子；他曾经迅速地从半封建的德国的唯心主义超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其间经过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转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英国——他称之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创造者”，他接受过传统的教育，也受过一种从古代，尤其是从希腊城邦的贵族理想得到启发的哲学的熏陶。当他对经济学感到厌倦时，他便通过阅读修昔底德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放松自己，这些著作“常读常新”。他每年都通读埃斯库罗斯的原文剧。他是最后一批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人之一。

从德国继承来的这种文化上的渊博，完全比得上那种对

建立制度的普遍热情和维多利亚时代人的无所不包的理论。马克思是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在他到达伦敦两年后的1851年，那里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正如他所说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罗马建起了它的万神殿，在那里，它自豪地展示了它所创造的神祇。”1867年——马克思在这一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是自由主义时代的顶峰。这是一个有许许多多发明、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迅速增加的时代，是一个几乎每天可以而且确实看到进步的时代。研究人员也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利用，而且从俾斯麦的政治到左拉的小说，到处可以感觉到一种“现实主义”。科学毕竟在取得惊人的进步，孔德已经给最终的和据称无所不包的科学取了一个名字——社会学。马克思充分吸收了这种意义上的进步和现实主义，而且深信那个中产阶级特别稳定的时代的所有思想家都有自由、民主、理性等价值观念。

但是说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不是要否认马克思对我们这个变动剧烈时代有许多话要说。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在其内容不再十分重要的地方也被保存下来。马克思试图解决的大问题——他那个时代的经济革命的原因和命运——今天依然存在。首先，进步和灾难之间的微妙的辩证法就像过去纠缠着马克思那样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

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人似乎受制于别人和他自己的丑事。甚至纯洁的科学之光似乎也不能不照耀在无知的阴暗背景上。而我们的发明和进步似乎会导致把物质力量赋予以理性的生活，使人类的生命变成一种物质力量而毫无价值。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生平	(1)
第 二 章 思想	(15)
早期著作	(15)
历 史	(30)
经 济	(41)
政 治	(52)
第 三 章 声誉	(63)
第 四 章 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76)
马克思生卒、著述年表	(81)

第一章 生平

早年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当阶级斗争接近它的决定性时刻时，一部分明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加入无产阶级的事业，他想到的很可能是他自己。因为他于1818年出生在特里尔的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特里尔是摩泽尔产酒区的商业中心，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美丽的城市之

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德国社会。首先，他来自一个父母双方都是犹太教教士的家庭：他的父亲尽管在学识上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典型的理性主义者，熟记伏尔泰和莱辛的著作，只是为避免失去作为特里尔最受尊敬的律师之一的工作，才同意作为一名新教徒接受洗礼；他母亲终日围着锅台转，深受犹太人虔诚行为的影响。其次，在莱茵兰，人们强烈反对半封建的普鲁士对它的统治。因为莱茵兰不仅是德国最选进的工业地区，而且曾被拿破仑吞并，深受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影响。

在特里尔中学度过了相当平淡的 5 年之后，马克思于 1835 年来到波恩大学，时年 17 岁。他在那里注册进了法学院，很快便接受了在波恩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而且把许多时间化费在饮酒、决斗、写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情诗。同年，他与燕妮订婚，燕妮是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里尔市的市议员，早在马克思去波恩以前就已经使他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圣西门的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马克思的父亲认为，他的长子在波恩辜负了他的热切期望，于是在 1836 年把他送到更大更严肃的柏林大学。马克思在那里又呆了 4 年。他写了数不清的诗、一部长达 300 页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分类、一部滑稽小说、一出悲剧和一部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马克思以使他终生出名的那种惊人的吸收消化能力，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笔记本，从法律转向哲学，并最终放弃浪漫主义而选择了当时在柏林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极有趣的长信中把这描述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演变。他概括了他新近获得的观点：“如

果说神灵以前住在天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地上的中心。”不久，马克思便放弃了正规学习，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他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在一起消磨了许多时间；鲍威尔用黑格尔辩证法破坏性的一面来反对他的体系，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政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相当晦涩：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之间的区别，但是像大多数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他也看到了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相同之处。

论文完成后，马克思曾希望通过鲍威尔的帮助在大学里获得一个教席，但是鲍威尔自己却因为不正统而于1842年初被解职了。由于他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与他的关系（他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马克思决定从事新闻工作。作为一位辛辣的批评家，他在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中有着很好的声望，其中的一位这样描述他：

他把最深刻的哲学的严肃性与最辛辣的妙语结合在一起。设想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融合——我是说融合，而不是并列——在一起，你便有了马克思博士。

1842年春，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这是一份得到莱茵兰的自由主义实业家支持的反对派日报。他写过几篇关于新闻自由和政治中的宗教的文章，并于10月成为该报的编辑。这张报纸的发行量飞跃式地增加，但由于与新闻检查机构发生的麻烦日益增多而导致1843年3月被查封。

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被解除了编辑职务而感到不幸，正如他所说的，他正“爱得神魂颠倒”，并准备和燕妮结婚——他们订婚已经7年。《莱茵报》被查封是因为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暴露了摩泽尔的制酒商们所遭受的悲惨的贫困，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一篇文章导致他“从纯粹的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转向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首先感到的是需要重新去做他的研究工作，并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作出让步。他是在1843年夏天住在克劳茨赫他岳母家时做到这一点的。他读了卢梭、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和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在作为读书结果的一部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未发表的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拒绝了黑格尔为当代德国政治所作的唯心主义辩护。

巴黎和布鲁塞尔

马克思决定移居巴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和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之一阿诺尔德·卢格讨论创办一份法德杂志，把德国的理论建设与法国的进步政治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而巴黎这个无数社会主义流派的温床是一个理想的中心。马克思于1843年10月来到巴黎，定居在拉丁区，和他的合作编辑及另一些流亡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作为社区生活的一次实验。马克思为《法律年鉴》写过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一篇他希望以后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手稿的《导论》。但是，与工人俱乐部的接触以及巴黎的整个政治气氛使得马克思很快受到了影响：他不断加强的共产主义倾向导致了他与卢格的决裂。《德法年鉴》未能吸引法国人的

合作或者在商业上站住脚，所以只出了一期。但是马克思继续阅读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并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古典的英国经济学家。卢格发现他的步子总的说来走得太快了：

马克思博览群书；他以异乎寻常的强度工作，并且具有一种有时堕落成一种任性的辩证法的批判天才，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完成，总是中途突然停下来，重新投入一个无边的书籍海洋。

当夏季结束时，马克思构想出写作一系列涉及法律、伦理和政治等等的专著，并开始为第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搜集资料。这些笔记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包括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摘要、关于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替代当代异化了的社会的描述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同一起流亡的诗人海涅的黑尔韦格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度过许多时光，与法国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整夜整夜地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

9月，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巴黎见面时，一种终生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便产生了。恩格斯是莱茵区一位棉纺织厂厂主的儿子，他的工厂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分厂，恩格斯曾在那里工作过。他给马克思带来了资本主义运作的实际了解、应急的经济援助来源和马克思终生享受的坚定友谊。恩格斯在巴黎住了两个星期，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和马克思的谈话上。这两位朋友决定合作写一本书，抨击鲍尔和他们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事们。这部被挖苦地题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在马克思因被控从事颠覆性新闻工

作而逐出巴黎时刚刚完成。

以后的三年马克思定居在布鲁塞尔，那里有大量的德国移民和比较自由的出版条件。在离开巴黎前，他签订了一份出版一部政治经济著作的合同；1845年夏季，他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并去英国作了一次访问，恩格斯在那里给他当向导。在1845的最后三个月，这两位朋友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这部著作陈述了他们新获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被设计成“清算我们以前的哲学意识”。

在伦敦时，马克思曾经见到正义者同盟的几位领导人。正义者同盟是流亡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一个半地下组织，总部原来设在巴黎。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的网络，使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了解彼此思想和活动，并试图使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保持最低限度的理论上的统一。在这一方面，1846年间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论战。在第一次论战中，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委员会中反对魏特林的观点，后者是一位打短工的裁缝，他鼓吹立即举行革命起义。马克思的观点则是“资产阶级必须首先掌握领导权”，而且取得了胜利。在第二次论战中，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来反对蒲鲁东的折衷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曾邀请蒲鲁东在网络上代表巴黎。在安年科夫——一位俄国移民，他在马克思刚开始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露面时就认识了他，在他的眼里：

马克思是这样一类人，他精力充沛、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的相貌出众。他有一头蓬乱的深黑色头发和汗毛浓密的双手，他的上衣

总是扣错纽扣；但是他看上去是一个有权和有力量要求受到尊重的人，不管他当着你的面如何表现，也不管他做过什么。他的动作是笨拙的，但充满自信；他的作风公然蔑视人类关系中的惯常习俗，但有尊严并且有几分骄傲；他的嗓音铿锵有力，惊人地适合于他对各种人和事作出激烈的评价。他总是用不容否认的命令口气说话，用贯穿他所说的每一件事的、几乎给人留下痛苦印象的口气使所说之事更加清晰。站在我面前的好像是在一个白日梦中想象到的一位民主的独裁者的化身。

到1847年，正义者同盟意识到他们的活动需要一个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决定靠拢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他们也渴望进入他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工人阶级运动。在伦敦召开的两次长时间的代表大会期间，同盟（已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原则上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而马克思则接受委托把这些观点纳入一份《宣言》中。这份经典的文件刚刚起草完毕便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

革命的年代

在法国，工人阶级国民卫队赶来反对国王路易·菲利普，菲利普被迫退位，给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和一个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临时政府让路。临时政府邀请马克思回巴黎去。他欣然接受邀请，因为比利时政府刚刚因为他违反了不从事政治性新闻工作的承诺而把他驱逐出境。在到达依然到

处是街垒留下的残骸的巴黎后，马克思反对当时流行的派一个德国工人军团去解放德国的思想：他说，他们的任务是支援法国的革命。然而，到了3月份，革命延伸到了柏林，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被迫同意给予新闻出版自由、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普鲁士国会和一个制订一部新宪法的议会。马克思立即移居科隆，并重新开始他5年前的新闻工作。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没有必要，马克思便在第二个繁忙的一年里集中精力编辑他的新报纸——《新莱茵报》。

从发行量和影响来看，这份报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称自己是“民主的机关报”，并鼓吹“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与俄国进行战争会使波兰重建”这两个论点。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份报纸实际上没有提到工人阶级的政治，而是集中力量为资产阶级的解放进行工作——这一观点必然导致马克思与科隆更激进的手工业工人协会之间的摩擦。到了秋季，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反动派在法国和奥地利取得了胜利，但是马克思仍然赞成与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拒绝支持独立的工人阶级代表参加选举。他的报纸遇到当局的责难越来越多，但是直到1849年4月，即革命运动宣告失败前一个月，马克思才改变他的策略，支持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但为时已经太晚：用红色印刷的最后一期《新莱茵报》于5月18日出版。

马克思再次回到巴黎，始终是乐观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巴黎，革命火山口的巨大喷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在眉睫。”但情况并非如此。7月，现在已经听惯的驱逐令下达；8月，他乘船去英国，开始他长夜不眠的流亡生活。

流亡伦敦

马克思的第四个孩子在他到达英国之后不久出生。手头的积蓄只允许一家人过几个月他们过惯的舒适生活，后来经过多次搬家才在索霍区迪安街的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安顿下来，直到 1856 年。

马克思一直在期待新的革命在欧洲爆发，并打算通过创办一份名为《新莱茵报杂志》的月刊来继续他的新闻工作。在这份杂志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题目是《法兰西阶级斗争》，他在这些论文中重新考虑了 1848 年革命的意义。他还忙于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在到达伦敦后便立即加入同盟重建的伦敦支部。起初，马克思试图和布朗基主义者恢复友好关系，但是他已经在不列颠博物馆开始不久的读书活动便使他确信，“一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有可能。”这就导致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与那些认为他的态度过于消极的人的分裂。恩格斯离开伦敦回曼彻斯特去为他父亲的工厂工作，而马克思不久便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他在后来的 10 年里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

住在迪安街这几年的特点是经常缺钱。第四个孩子基多死于 1850 年，另一个孩子死于第二年；对马克思打击最大的是 1856 年他年方 8 岁的长子的夭折。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也病了，伦琴〔女仆〕得了一种神经性热病。我不可能也不能请医生，因为我没有钱买药，有八九天家里只吃面包和土豆，今天是不是能弄到还是个问题。”可以理解，这些家庭的烦恼磨去了马克思天生的乐观主